寂静王冠

Chapter174

第一百七十四章妖魔

墙壁倒塌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黑暗里顶穹震颤着昏暗的烛火随着那隐约的动荡摇曳尘埃簌簌落下落在脸上带来隐隐刺痛。

封闭的庇佑所中恐惧的人群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叫。

尖锐的嘶鸣声隐约响起隔着厚重的泥土能够感觉到它们越来越近徘徊在那小镇的废墟上。

它们来了。

在寂静里就连喘息声都变得刺耳又惊悸避难的人群屏住呼吸只有头顶的倒塌声接连不断的传来。

整个小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灾厄笼罩。

“神啊……’

在一片窒息中神甫绝望的祈祷。

幸存者们蜷缩在黑暗里闭上了眼睛。

-

这里是人类世界的边境光明黯淡的地方。

今夜注定是小镇最黑暗的时候死亡、灾厄和动荡来到了这里。

妖魔和兽潮毫无预兆的降临小镇外的陷阱阻挡不了它们高墙和戍卫队也脆弱的像是薄纸一样。

警钟被敲响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警钟响了十七次惊醒了沉睡的镇民。他们睁开眼瞳看到燃烧的小镇还有街道上的妖魔。

到最后只有寥寥几十人有机会躲进教堂的庇佑所中除此之外剩下的人……都只能沦为妖魔的食物。

“他们都完了……”

有人低声呢喃。

幸存者们委顿地坐在地上互相看着对方眼瞳中的恐惧压抑着自己的呼吸。

隔着厚重的铁闸有什么声音在接近。

那是妖魔肆虐在小镇上的声响它们循着血的味道捕食猎物。野兽嘶吼和人类惨叫的声音接连不断的传来。

“妈妈我害怕。”

在阴暗中有孩童压抑的哭声传来旋即被母亲捂住嘴有眼泪落在了他的脸颊上

“不怕不怕……妖魔都走啦不要怕。”

真的都走了吗

所有人眼神中带着深深的惶恐因为那声音还缭绕在他们的头顶。隔着厚重的土壤和层层的石板那群妖魔依旧徘徊在大地上。

它们饱尝鲜血却仍未满足还有残留的气息萦绕在这一片废墟上令它们贪婪地巡梭着任何一个活人的存在哪怕‘掘地三尺’。

轰

高耸的钟楼猛然倒塌砸在地上掀起了轰鸣和飞扬的尘埃。

在深深的地下庇佑所中的人群再次掀起一阵压抑地惊叫。人群上一阵动摇有人被推倒在地上发出闷哼痛苦地蜷缩起来无法站起。

“你、你没事儿吧”

那个慌乱地男人手足无措。女人愣了一下挤出苍白的笑容那笑容带着某种魔力令男人着迷了。

“看什么贱货”

臃肿的女人冷哼一把拽过自己的男人看向她的时候便露出厌弃的神情满是厌恶。

像是看着一团什么脏东西。

地上的女人愣住了像是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她蜷缩在角落里深深地低下头。

火红色的头发从肩头垂落下来像是黯淡地火焰一样与烛火辉映显露出异样的美。

男人们都忍不住看过来了哪怕是在如此危险的时候也忍不住色授魂与眼神贪婪。

“就不应该让她进来。”

臃肿的女人冷冷地看着她的可怜摸样神情满是妒恨这个贱人还在卖弄……

红发的女人听到了她的话小心翼翼的蜷缩在角落里苍白的脸上努力地挤出了讨好的笑容口中发出模糊的声音。

“呜啊……呜啊……”

她是个哑巴。

臃肿的女人愣了一下可看到她隆起的小腹时神情中得厌恶更甚了冷冷地骂了一句

“婊、子。”

红发的女人愣了一下苍白的神情黯淡起来压抑着痛苦的呼吸。

“别害怕孩子。”

神父将自己的玫瑰念珠缠绕在她的手神情悲悯“神会护佑你的。”

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低下头用力地抓住了念珠就好像神真的会护佑她一样。

-

这个女人是去年冬天来到这里的。

不是通过商队和驿路她从黑暗世界的方向里来。

那一天中午猎人从泥沼中看到了她。她穿着破烂的白衣赤足走在泥浆里奄奄一息。

所有人都觉得红发像是火焰的余烬美丽的像是恶魔的礼物。

“她一定是被诅咒了。”看到她的人都忍不住这么想。

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从那一片未知的黑暗中走出的。她是个哑巴没有办法说话不会写字这里也不会有人写字。

可以看出她流浪了很长时间最后她留在这里。

这个小镇‘无私’的接纳了她——只要她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就可以得到一份珍贵的口粮。

这不是很正常的道理么她没有钱也没有谋生的本领想要活下去总要付出点什么东西。

刚开始她还会反抗的后来就不会了。

或许是认命了。

“她自愿的。”大家都这么说。

再后来她的肚子就一天一天的大了。没有人知道她怀的是谁的孩子。这里所有的男人都曾经垂涎过她的美色曾经钟情于这个\*\*忘记了自己家里粗鄙臃肿的妻子……

她真美啊。

年轻的神父悄悄地看着她的侧脸喉咙忍不住吞咽了一下被戒律束缚的眼神也忍不住渴望跃跃欲试。

“别怕神会保佑你的……”

他伸出手想要去抚摸她的脸颊。

轰鸣惊退了他的绮念。

-

大地震荡起来又有什么墙壁被推倒了轰鸣。阴暗里回荡着野兽的咆哮隐隐的惨叫。

庇佑所中人们的面目惨白。

这些都是幻觉吧隔着厚重的铁闸没有任何声音能够传递进来才对。可那声音就这么响起了因为恐惧所以回荡在所有人的心里。

令他们屏住了呼吸。

妖魔的声音像是接近了它们被什么东西吸引而来是被铁闸之后的恐惧的味道吸引么

还是因为那痛苦地呜咽

因为那哀鸣声

所有人都愣住了看向身后看到了那个蜷缩在地上痛苦呜咽的女人。

她的脸色苍白捂着自己的嘴压抑痛苦可是却压不住\*\*的声音。

猩红的颜色从她的下身扩散开来染红了那一件破旧的裙子……那是血水。

“她要生了”

他们终于恍然大悟。

该死的她跌倒的时候胎水破了现在孩子要生出来了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个见鬼的孩子要生出来了

撕裂的痛苦充斥了她的身体她颤抖着那么用力地遏制着惨叫的冲动。

苍白的脸上流下了眼泪。

妖魔的嘶鸣渐进。

“是她的声音……”

有人恐惧的呢喃。

“快住口。”那个臃肿的女人面色骤变“别叫了你想害死我们吗”

“不要叫了”

“难道要放任她在这里生孩子么”

“掐死她……”

有人低声喊“不能让这个贱货害了我们所有人。”

瞬息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人们愣住了。

漫长的寂静里人群只是凝视着她可眼瞳中的恐惧被点燃了变成了野兽一样的光。

只能这么做了……吧

有人下意识地踏前了一步。

红发的女人愣住了她看到人群围上来了神情变得凶狠变得恶毒变得像是要做什么一样。

“对不起。”

抱着孩子的女人看着她眼神空洞洞地装着残忍“我的孩子他才两岁啊……对不起他还不能死。”

“呜啊呜啊……”

她终于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了。她惊叫用力摇头向后一点一点地挪动直到身后的厚重闸门拦住了。

无路可逃。

那些冷漠的眼神落在她的身上带着狰狞轻声呢喃

“就不应该让她进来”

“都是你的错非要生下那个孩子。”

“别怪我们如果那个该死的孽种没有出生……”

红发的女人流下眼泪用力地拽住了一个男人的裤脚跪地祈请“呜呀……呜啊……”

“别、别碰我。”

那个男人像是见了鬼踉跄后退恐惧的眼神里带着狰狞“贱货你想要害死我吗”

她被踢倒了手中的玫瑰念珠断裂遍地翻滚落在了神父的脚下。

神父看着她火红的头发眼神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

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点什么去救赎这个可怜的女人代表神。可是在那些凶狠的视线中他动弹不得。他已经找不到那些软弱祈祷的羔羊了羔羊发狂了比野兽更可怕。

“等、等一下”

他艰难地发出声音然后被看来的目光吓怕了那种目光像是噩梦一样。

“她会害死我们所有人。”

怀抱孩子的女人阴冷地看着他声音沙哑“难道你听不见么那群怪物就要被她引来了”

“还有其他的办法我还有办法……”

他挡住了他们神情苍白又犹豫回头看着地上绝望的女人表情抽搐着

“不要怕神会护佑你的。”

他犹豫了一下从脖子上摘下了圣徽。圣徽上亮起光照亮了他苍白的面孔还有阴暗的眼瞳。

“只要将孩子打掉就好打掉它你就是纯洁的了……”

神父喃喃自语看着她迷醉在那一片红发之中。

她愣住了艰难向后退恐惧着他的接近。

“别怕我会帮你。”

神父抽搐地神情中挤出慈祥将圣徽放在她的面前“来亲吻它神就会救赎你。

你再也不会痛苦了神会护佑你的。”

她用力地摇头躲闪着圣徽。圣徽的光照亮了她的泪水和恐惧。

“你在干什么我在救你啊……”

神父那慈祥的神情僵硬了渐渐地崩溃变得阴沉又可怕。他猛然捏住了女人的下巴强行将圣徽凑到她的嘴唇上。

“亲吻它啊”

啪

圣徽脱手滚落在地光芒在翻滚中熄灭了。

在黑暗中神父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女人看着她的手感觉到脸颊上火辣的痛苦。

她打了自己

她竟敢……

“这里这么多男人只有我没有上过你只有我真心对你好的只有我

可你为什么不肯看我一眼……你这个、你这个贱人”

神父发狂地掐住了她的脖子表情扭曲“我明明想要救你的这是你自找的……你自找的”

女人哽咽着喉咙里发出模糊的\*\*渐渐地不再动了。

她的眼神空洞了下去倒映出神甫扭曲神情。

或许认命了或许是……

“死了”

神甫踉跄地后退看着自己的双手她死了……被自己掐死了。

他回头看到呆滞的人群看到他们眼瞳脸色惨白。

“是你们害死了她为什么要看着我我、我本来没想要……”他嗫嚅着语无伦次“我只是为了她好我只是想要救大家而已啊”

他这么告诉别人也这么告诉自己无力地跪倒在地上不敢看倒在角落里的女人还有那黯淡的红发不敢。

一片寂静里只有沉默。

妖兽的声音消失了脚步声渐渐的远去。

人们互相看着神情惊喜。

“它们走了”

“得救了。”抱着孩子的女人发出惊喜的声音“我们得救了。”

“我们还活着天啊我们还活着……”

“万岁妖魔终于离开了”

人群欢呼起来手舞足蹈庆祝着这个漫长黑夜的过去。

他们忘记了背后地上的红发女人还有她身下泊泊流淌的鲜血血腥的味道浓厚。

他们也没有看到背后的铁门那沉重的钢铁如同蜡烛一般地缓缓融化了。

在融化裂口之后是一片黑暗还有赤红的眼瞳。

去而复返的妖魔们舔着嘴唇嗅着活物的气息便畅快地裂开嘴像是在笑。

同他们一起欢庆。

在人群中母亲怀中的小孩儿回过头看到了那些狰狞的怪物便愣住了恐惧地尖叫嚎啕大哭。

黯淡的烛火无声熄灭了。

黑暗里传来了绝望和恐惧的惨叫声还有畅快淋漓的咀嚼。

隐约有圣徽坠落在地上的声音响起被撕碎的喉咙中发出了哀鸣

“神啊……”

这里一片漆黑。

-

-

一片漆黑中惨叫和哀鸣的声音渐渐的消失了。饕餮的盛宴即将结束。

可是骤然有凄厉的咆哮声从庇佑所之外的黑暗中传来。

巨响、轰鸣、地动、闪耀焚烧的火光席卷令大地化作焦土。地面崩裂出惨烈的痕迹庇佑所的顶穹在震荡着。

就像是有庞大的巨人行走在人间的国度中雷霆震怒便降下了毁灭。

那毁灭是宏大的掀起了气浪点燃了火光散布着雷电和冰霜。

巨响渐渐地接近了庇佑所魁梧的身影撕裂了铁闸走进了黑暗中。

他赤裸着上身头上戴着巨大的马头面具庞大的躯壳上亮着一层层细密的音符。

血气汇聚在他的周身幻化成面孔癫狂歌唱。双手中是两把燃烧的骨锯粘稠的妖魔之血被蒸发了嗤嗤作响。

妖魔们嘶鸣发狂地咆哮了起来。

就像是看到了真正的怪物一样。

嘶哑咆哮的歌声中庞大的怪物挥舞骨锯在庇佑所中上掀起厮杀。

所过之处妖魔们都断裂成两截碎裂干瘪彻底死去。

直到最后寂静重新到来。

骨锯的火焰熄灭了。

魁梧的怪物摘下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疲惫的面孔“长官我们来晚了。”

在他身后消瘦的中年乐师环顾着四周钢铁义肢的手臂上点亮了一团火光照破浓厚的黑暗。

火光照亮了他早衰的斑白头发还有黯淡的眼瞳。

“再找找。”

他轻声呢喃“再找找一定有还有人……”

婴儿啼哭的声音打断了他。

他愣住了错愕地看向角落中。

在血泊中那个婴儿艰难地地哭泣声音孱弱寒冷都快将他的肌肤冻青了。

他的身上还缠绕着脐带被奄奄一息的母亲抱在怀中躺在那宛如火焰余烬的红发。

这就是那个被诅咒的孩子他从妖魔的厮杀中诞生生与死亡和罪孽之中。

“还活着”

独臂的乐师大喜过望“还有人活着医生呢医生在哪里坚持住女士很快就会有医……”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那个女人悲凉又释然的眼神。

她低下头亲吻着婴儿的脸颊眼瞳的恐惧和绝望全都不见了就像是获得了世上最珍贵的珍宝。

婴儿睁开眼睛怔怔地凝视着她抬起手掌抚摸她的脸颊。

她便笑了轻声地哼唱着童谣满是欣慰和不舍。

冰冷的鲜血从她裙子下面流淌出来。

大出血。

那群发狂的难民没有杀死她肆虐的妖魔也没有毁灭她可现在她却快要死了。

真好不幸和黑暗都要消失了。漫漫人生的苦楚和折磨即将结束再没有什么救赎和痛苦等待着她了……

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捧起孩子将他交给了呆滞的乐师眼神郑重又恳请。

冰冷的钢铁手臂笨拙地抱起了那个孩子中年乐师小心翼翼地接过了他僵硬又温柔地就像是托着整个世界的重量。

看着乐师笨拙的样子她就忍不住笑起来那神情满是解脱和安心。

她最后伸出手指尖从婴儿的脸颊上拂过缓慢地比划着最后的手语一个字一个字的。

她说“请告诉他我很幸福。”

乐师愣了一下缓缓地点头。

于是她闭上了眼瞳。

她死了。

寂静里只有婴儿触碰着她垂落的脸颊感觉不到温度了便嚎啕大哭像是明悟了自己究竟失去什么。

良久乐师抱起着婴儿起身离开这个巨大的墓穴。

走了两步他忍不住回头去看那个死去的女人。

她就蜷缩在角落之中啊红发如火焰余烬一般美丽。一切痛苦都远离她了如此孤独又如此的安宁。

铁闸缓缓地落下黑暗吞没了她幸福地笑容。

一切寂静。